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檢討臣廖鴻章

臣謹按育才造士之法莫備於周而此則教之行

於鄉者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三物教鄉內之萬民至於三物教成而舉賢者能者以禮禮賔之則俟之三年大比而鄉大夫之職也德先於行者得之於心而後能措之於行也藝次於德行者本末輕重之分先後之序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蓋造就人才人主之所首重而取人之道未有不於

根本之地求之而僅取其枝葉者六德六行六藝之教雖行之於鄉學然觀於師氏保氏之文則所以教國子者亦未嘗舍是而別有他術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曰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夫至德即知仁聖義忠和之德也德修而後行道之基以立敏德鄭註引書惟學遜志務時敏釋之朱子所謂蓄德廣業之事也

勤於六藝之學學明而後可以見諸躬行至于人之行莫大于孝言孝德則諸行胥統之矣而三行之教顧與六行不同者居鄉則重睦婣任恤國子則以親師取友為先義固各有當也行篤自可以息悖逆之萌三德三行其不異于鄉三物之為教也明矣若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者蓋道之與藝精粗同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至理所存故經文每德行道藝並稱教以

藝正教以道也又如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夫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為至中和即至德也孝友即孝德也學者之心貴乎敬而有常則祗庸即敏德也此與師氏保氏之教無以異亦與大司徒三物之教無以異也成周之教之行于鄉國者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夫賢才國之本也國學之士又由鄉學而升者也教化之行非自近無以及遠而欲養其材于大成必先端其趨于始事

鄉舉里選之法在後世或所難行而教之之具或亡其實徵特德行無取即藝亦無足觀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亦惟務其所以教之之實而已矣

周禮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鄭氏康成曰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

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賈氏公彦曰按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鑾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朒不足旁要彼注又

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臣謹按治化之成在人才人才之盛在教育不有以教育之於前而思得人以理是楩楠杞梓不植於山騄駬騂騮不畜於廐雖使伯樂匠石過而顧之亦孰從求之又孰從空之故教不可以不亟也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言周才之遠紹中天而夏與商不及也論者謂文武為君周召為相禮明樂備休和之氣蘊於人心發乎謡俗播為聲詩

而周南兔罝之什至以赳赳武夫上備公侯干城之選未已也夫且歌好仇詠腹心郁郁乎文哉抑知希其光者沃其膏繁其枝者培其根蓋其教之也必以賔勝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賔謂以飲酒之禮賔之是下所觀而化也興猶舉也是上所拜而受登於天府者也乃其操以為教術者初不出乎三物之外凡以賔勝焉爾三物之目一曰六德所以厚其源二曰六行所以

端其體三曰六藝所以鍊其能而要德之終曰和所以驗其養居行之先曰孝所以祿其天冠藝之首曰禮樂所以歸於道司徒頒之鄉大夫受之師非是無以教弟子非是無以學規模素定率由罔倦而道德於是乎一風俗於是乎同雖其書之間胥者敬敏任恤而已書之族師者孝弟睦婣有學而已德不必全行不必備而其崇實以黜華則觀於閭胥族師之書而益信西漢去周未遠惠帝有

孝弟力田之科而文帝舉孝廉武帝策賢良其法猶為近古至東漢順帝課諸生以章句試文吏以箋奏而士騃以華矣沿及兩晉踵而日甚洎乎唐宋未能盡革雖有願治之主思以復古而上求以實下應以名擷秀擿華爭事進取曰吾以博人間富若貴與一切功名才望也誰復退自省察其所為德行道藝者果何如哉故其時自好之士憂其實之漓也多從而歎惜之韓愈曰禮部所取類於

俳優之詞令人忸怩不寧楊時曰文字自售古人必不如此而朱子并謂科目之設徒銷天下英雄之氣宋神宗擢司馬光為學士光辭曰臣不能四六神宗曰卿既學進士取高第賦亦四六也以誥勅授光光不得已受之此數人者其平居立身行已皆有本末涖官任事亦復卓有可紀而其見於言詞論說者乃如此則世之所以重士與士之所以自重固有在矣夫三代以下教不命於天子而

徒以任之其父兄所恃以轉移士習者亦第以取舍决從違耳未有上作而下不應者也玉之在璞也惟其所琢泥之在鈞也惟其所鑄是以君子務實勝而雖謂卷阿鳴鳳棫樸薪槱一代人才之盛皆原本於三物之實興焉可也若夫司徒地官而教民之事屬焉固即虞廷命契之意抑以見逸居飽煖未足誠我萬民而期會簿書未足藉手以謝安擾邦國之責也是又周禮豊微旨也夫

周禮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葢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

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臣謹按古者學校之教其本則五性其末則六藝其具則易象詩書其人則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是故一學校也人材出其中風俗出其中政理出其中選舉出其中道統治統以此而尊國本國勢以此而立則學校之繫乎天下國家為至大而要以一誠為根本蓋三物者原出

於萬民之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六德一實德也六行一實行也六藝一實用也由鄉而州而黨而族而閭而比其屬民讀法也或以正月或以四時孟月或以每月朔日其書以待攷也或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或書其任恤者即一鄉以及六鄉六遂遍乎天下而放之而皆準所教之地有遠近人有衆寡官有尊卑事有繁簡法有詳略而教無不備之物誠不肯以苟且待人也取無或遺之長

又不欲以純備苛人也聖天子重念此三物者天下人材非此不成天下風俗非此不厚天下世務非此不濟天下太平非此不興至誠懇摯以身教於上而大司徒鄉大夫以下典教之官日贊贊日孜孜莫不各輸其誠心以教所屬之民如父教子如兄教弟勤勤懇懇惟恐德行道藝之無所於成而在受教之民莫不相與感孚乎誠而各動於性情所不容已亹亹焉修其德敦其行習其藝或德

成而上或藝成而下或行成而先或事成而後以待取於歲終而待舉於三年三年内既別勤惰得失以馭分教之官三年外乃別賢能髙下以奬受教之民是聖天子能操斯民義理之命以勝上天氣數之命而使天下民生之氣禀悉變化於教思學問上以誠為教下以誠為學合朝野上下而以一誠相灌輸是以六德皆實德六行皆實行六藝皆實用而所為綱紀乎萬民鼓舞以賔興考校以

三年而循環不已以興太平於無窮者實根柢於聖天子敬教勸學至誠無息之一心也然則三物之教賔興之典皆為治具而治本則在一誠孟子謂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荀卿謂有治人無治法是皆孔子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之意也夫

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編修臣官獻瑤

鄭氏康成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氏康成曰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也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臣謹按周官溝澮之法先王所為用人之力以盡

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補救乎天時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職復有稻人職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顧成周之時遂人之法最詳其為利最溥彼稻人之職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後稻人之法浸倫其為利亦浸廣而遂人之政竟輟而不講此三代之民常有餘而三代以後之民常不足其大端多由于此為治者不可不盡心乎此也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職方所掌

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荆揚二州耳其餘諸州皆宜黍稷菽麥者為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麥之土旱常不至于乾水常不至于溢地廣而所入豐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勢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區區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詳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秦漢以還阡陌興井田廢而五溝五涂之法亦從而廢矣迺稻人職所謂蓄水之瀦止水之防蕩水

之溝舍水之列寫水之澮行于東南者則未嘗廢也豈惟不廢而已方且漸詳漸備漸闢漸廣而歲之所入亦漸多曩之財賦盛于西北者今且轉而之東南矣東南之水田既饒于是言水利者又將以東南之法行之于西北如班固溝洫志所載有鄭國渠龍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頃或至萬餘頃皆古稻人之遺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獲其利而

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為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于秔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勢雖下而泉源之遷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宜乎秔稻也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秔稻且去水源遠其為防不因水勢為溝又不因乎地勢也夫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濕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為水猶水田之不可為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産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

地之利以為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其利亦何減於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於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脈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啻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

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盖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瀦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又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為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為行水之區

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為畜水之所疏其節而濶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責成有地治之官葢今之邑令州牧即古鄉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課其事之成否果有明效者大吏以聞或加秩或賜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課督之以觀其後果無狀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為民治之其小者則勸

民自治如此則吏思効忠何患不可與圖事民爭騖利何患不可以慮始哉夫今之為吏者多置西北溝洫之政于不講其講溝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臣故因周官而推論之如此云

周禮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編修臣趙青藜

鄭康成注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

臣謹按遂溝洫澮川聖人之所以備天時盡地利以奠民居而為功于萬世者也畫野經土肇自黃帝至成周最為詳密周之興在西北西北地多廣平非若東南高下相錯故東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盡關人力溝洫之制不容以已也其後壞于魯隳于秦亦非一日之積矣漢唐宋儒者每言復

井田其論誠為難通然以井田之難而并置溝洫可乎夫溝洫之制不定屬井田也鄭康成注匠人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朱子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是則鄉遂之田不必畫井而遂溝洫澮川既著于匠人又著于遂人者非以其制之盡善而無以復易歟匠人言溝洫有廣深之尋尺而此但辨夫家之衆寡别徑路之大小意固謂路下即溝

溝下即田惟導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廣且即其閒暇而相與脩除則以一夫治徑遂力無不足積之合萬夫以治路川又豈有不足者而蘇洵謂非數百年之久不能此皆狃已成之局而憚于作始之辭也憚于作始而溝洫不治則天時無由備地利無由盡民居無由奠矣臣竊計天時之行以十歲為率其閒水旱不過一二年誠使旱有所蓄水有所洩則歲得八九熟也乃以其耕餘救其水旱

而亦不為無備是可歳歳熟也若夫地利之不盡
豈惟荒蕪之謂哉臣習見東南之田一畝所入其
上者可得粟三四石最下亦不減一石西北田所
入其上僅足當東南之下地利可謂盡歟夫荒蕪
而不治驅民力以墾之可耳治之而利未盡將終
無盡時矣甚可惜也是以溝洫之制宜行於西北
而其效之最著者于以定民之居以安所止而作
息有常業俯仰多餘樂出入相親睦且以水佐耕

者豈得以省挽運之勞以水助守者固有以限戎馬之足昔人論之矣而臣以為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無虞夫西北河患秋汛為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無所歸必泛濫而并納於河河不能容而隄將失固非特其天氣使然也溝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區皆能容水即皆代河為消納而汛可遞減大禹自言其治水之功而曰濬畎澮距川者此爾然秦魯之君卒壞

聖人之制者何也蓋其時徒知富國欲加賦于民而惡無由因以其所闢之阡陌授之曰吾予爾田爾輸吾賦民即有水旱而國固已獨富也聖人不忍忘其民故寧棄其地以為溝洫而正供不妨其儉飽煖必欲其遂究之歲不為災而戶日以增民無失所而情日以結既富方穀禮讓可興和氣致祥所得孰多臣故曰此萬世之業也

周禮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臣謹按君以養民為本人君之所以儲財積粟凡以為民而已故既有廩人以掌九穀之數又有倉人以辨九穀之物掌者司入辨者司出無非酌盈劑虛留有餘以為民也夫九穀皆藏而曰掌粟入

之藏者一歲所收惟粟為多而又可久故舉粟以槩其餘也穀之品各殊邦之用亦異辨其物以待用則精粗各有所宜而邦無不給之用矣其曰穀不足則止餘灋用者蓋灋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止餘灋用則是待有餘而後用者此時皆可減省也其曰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者豐年則斂之非斂之以為已利也收民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

之非散之以為已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有餘積而能散無非充裕民之仁政也臣於是知積貯者信天下之大命茍儲蓄多而備先預則何為而不成雖三代之制逺而難復而師其意以行之莫如常平之可久第古人所儲凡以九穀而後世則或限以三四品是以斂之于民者專而聚之于官者恒不廣夫江南止于一稻而江以北則有粟有麥有豆西北之地雜糧尤夥惟當豐收之年

不拘何色米穀相其賤者廣謀收糴而酌增其價以益農所收諸穀各貯一倉驗市所少而發之使人適足價平即止此外或借耔種或給官糧先其易腐者隨地隨時通融分散而留其米穀之耐久者以為儲蓄之備此則收自優戶穰歲之有餘散于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富家大賈挾輕貲蘊重積乘時所急十倍其利以侵奪于吾民斯則協于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于遺人鄉里委

積恤民囏阨之法繼取陳食農之羨而得月令振乏之宜豈非有備無患裕民足食之常經哉若夫課農桑禁游惰興陂池之利修疆里之功使民餘一餘三而自無不足之慮則又有在于積穀備用之先者矣

周禮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編修臣楊述曾

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鋪陳政教比取比類以言之興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所以

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衆作雖多而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臣謹按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詩序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臣竊彚其義而繹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情動於中而哀樂之心感言形於外而歌咏之聲發詩之所由作也詩既作矣聲音之節不同製作之體亦不一

於是風雅頌以經之聲之所以成文也賦比興以緯之文之所以成章也且夫詩之為道其理本乎天地其用管乎人情雷之動風之偃皆詩之象而體未著簀之桴土之鼓皆詩之用而文未彰自唐虞始肇其端至成周乃極其盛觀風問俗上有採詩之官論德陳功下有頌聲之作美刺諷喻有其文琴瑟壎篪有其器詩之用於是備矣乃六詩之教則掌於成均其故何哉蓋詩之感人最深其為

教柔而易入故成均之法先之中和祇庸孝友以端其本繼之興道諷誦言語以習其辭由是肆之以風雅頌導之以賦比興使之抑揚咏嘆以盡其情優游漸漬以求其趣久之而感發懲創之心油然而自生鼓舞動盪之機從容而自得其功非旦夕之所奏其效非法禁之可幾此虞廷教冑所以領於典樂之官周代成均所以掌於司樂之職其揆一也後世詩之教不明詩之學亦寖失經師學

生溺於章句訓詁以言詩而興觀群怨之旨晦文人才士托於風雲月露以名詩而溫柔敦厚之道衰其或謏聞淺識之徒則以詩有别才非由學問抑或泥古拘墟之士又以詩可不為無關理道是二説者將使空疎者敢於逞辭弇陋者假之藏拙豈知漢魏以來揚風扢雅之作斷非不學之所能程朱大儒玩物適情之咏何嘗非至道之所寓哉善乎孔頴達之言曰詩理之先同乎開闢詩迹所

用隨運而移今之詩不必皆古之詩古之教無不可通於今之教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此崑岷之導源樂府歌行古詩近體此江河之派别欲溯其源先循其委唐宋之體裁皆可為篇章之法式乃帖括之家丹鉛卒業不解風騷操觚之士南北殊音莫諧競病夫詩本性情亦無聲律聲律既乖性情亦不可見　臣竊以為學詩者當先嚴其聲律則五七言為之宗欲自理其性情則三百篇為之本故

曰今之詩不必皆古之詩也古者十三誦詩豫於小學之時樂正夏教以詩習於大成之日虞周以詩教士而董之樂官唐宋以詩取士而行之大比倣虞周之意以通於唐宋之制則學校之試不妨參用詩篇經藝之餘亦可兼觀音韻故曰古之教無不可通於今之教也抑臣聞之詩者所以導揚盛美興起教化虞之君臣際明良而作歌周之成王致太平而興頌方今和氣翔洽文德誕敷誠使

子衿之列樂志絃歌佔畢之儒別裁風雅將見潤色鴻業鼓吹休明彬彬乎媲美虞周豈不盛哉

周禮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臣謹按鄭康成解豳詩即豳風七月篇朱子已然其說解豳雅豳頌亦即七月一篇而三分其說以當之朱子以為無是理也因疑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成王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為豳頌其說見於大田良耜篇末集傳而意與鄭氏異夫七月一詩仰觀星辰俯察時物用逆寒暑義固昭已若豳雅豳頌古無明文而夫子删訂又未嘗明揭其旨鄭氏雖去古未遠欲以經文之所謂風者即指之為雅為頌義誠難安今觀楚茨信南山諸篇其中如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洵與祈年之文相應思文臣工諸

篇其中如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有椒其馨亦與息老之文相符而其餘則不必盡合故朱子亦疑之謂未知其是否也兼採衆說著之集傳者一謂本有是詩而闕之一謂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以為風雅頌究乃自伸其說曰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此誠深有得於周公制禮之本而凡周之所以立國以期於上下交勉君民相親繼繼繩繩重熙累洽者胥

於此而窺其全矣夫周自有邰以農事開國至公劉而遷於豳後之人遡王業所自始以為卜世卜年之基必推本於此而歌詠者固以后稷建邦啟土而公劉克篤前烈也故朝夕所陳不出農桑衣食而總以寫其俗之忠愛春祈秋賽不外祭祀燕樂而總以道其君之憂勤祖宗之足法也臣下之力本也在公之必敬也以臣事君而累世之法守必藉此以入告以君飭臣而来茹之職業悉自是

而釐成上以誠逮下下以忠利上於斯備矣周公之制禮也於逆暑迎寒祈年祭蜡必歛此以歌其盛其殆擊鼓歛豳君民咸在而尊祖敬宗尊君親上之風不可不隨時而加督也且夫周人以豳地發祥而亦以豳風裕後葢自后稷公劉以蠶績耕稼之事教民而民之飲和食德者遂不覺風俗之何以厚而禮教之何以明周公欲以是式化於天下也故於一歲之中三致意焉厥後諷誦既久漸

摩獨畀成康之朝海内刑措閱世三十歷年八百而國祚之綿遠較之定鼎所卜之數而實過之此以知衣食者禮讓之原而民氣之和樂神保之所為靈長也上帝胡以降福豐年焉耳時夏胡以陳常率育焉耳是以聖王務先成民好稼穡力本業簡其游惰導之儉勤土物臧而人心淳人心淳而習尚樸合耦相助也移用相恤也機械之巧不作詬誶之事無聞陰陽和矣百昌蕃遂矣曾孫若而

壽考萬年矣由是詠歌勤苦曲道情思風人之致固即七月之義焉而狀其豐儉正其禮俗何必非雅誌其盈寧告厥成功何必非頌故惟朱子之義為契其源窺其全而紛紛之説俱可以不論云

周禮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編修臣王際華

臣謹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田者天下之大計也自古言農事之詳者莫如周考司徒之屬於任土任民之法亦既備矣而春官復有籥章一

職葢周自公劉居豳修行后稷之教其民好稼穡務本業實為王政之基周公輔成王追維祖宗積累之勤詠歌樹藝田功之烈上陳於黼座下播於民間因以祀神而吹之此籥章一官所為設也夫農霑體塗足其事至勞臯錯言農人之苦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故在上者固宜董勸之尤宜鼓舞而休息之周公用是譜田間之事於聲歌其詞稱昔日之美

示之知所法其樂用先代之器令不忘其初迎暑於晝以求諸陽迎寒於夜以求諸陰祈年以開農事之始祭蜡以報歲功之成所吹之詩鄭氏謂各歌其類若豳詩固七月之章矣至豳雅豳頌鄭注亦以為七月朱子曰一詩不宜分為風雅頌先儒或以生民諸篇當雅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當頌其皆名豳者以周王業起豳故總繫之豳也蓋一歲四舉既以節宣天地之氣昭揚先世之德即以踴

躍𨀧庶之情風示忠愛之義俾國中之民聞人主之勤勞稼穡先民不倦如此其摯也豐年之家給人足風醇俗厚如此其可樂也斯競勉於東作西成而惟土物之是愛矣則籥章一官正王者勞民勸相之精神周浹於穟穟耒耜之中而激昂振厲之倍至所以諴萬民而動天鑒屢致降康之慶也要之王者敬天即在勤民成周之盛調和時令鼓舞人情祈年報蜡息老勞農凡以盡人事而代天

工自然民和而神降之福況物土詒種之得宜川渠灌漑之有法與夫懲游惰輕傜賦更非一朝一夕之故民生其時極終歲之勤而忘其勞苦尊君親上婦子恬熙四宇從風人人各得其所觀所詠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語忠順之意油然見諸言表此豈無所致而然哉然則盛王之世上辛有祈穀之典吉亥有耕耤之禮與夫書無逸於御屏繪豳風於内殿何莫非此意也歟

論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侍講學士臣任啓運

饒魯曰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並隷于司徒有事則隷于司馬大𤣥古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以足兵也民信之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實只是一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

臣謹按六經無屯田之說然此即屯田所自始也蓋古之時無所謂兵兵即民之農者也春耕夏耘秋收皆以農事為重而春蒐夏苗秋獮皆于農隙以講武事焉是為食謀者亦未嘗不為兵謀食苟足而兵自無不足也考之周禮仲冬教大閱其法特詳于三時以兵事為重而羅氏獻鴽草笠而至其尊野服與息民之草服同是為兵謀者即為食謀兵足而食亦無不足也降至戰國之世有武卒

有召募而兵與農始分農出田賦以養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使兵而果足以衛民且代之征戍則農力耕而食之亦相報之義而無如承平日久兵非兵實惰民也視餉給以為當然甘其食褕其衣且修飾儀容如婦人好女甚至典其甲胄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飽即朝廷恩恤之令屢下而百金之賞不足供其十日之歡是兵之食無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伐之事使令及之

則胥戰齒鬭已身且不能自衛況能衛民是農民力耕而輸之司農以養兵者皆虛縻也且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身既生子子復生孫老疾既足以縻餉生齒又必為之加餉日復一日加于胡底則莫若為之計經乆計經乆則莫若設屯田古聖人之養民也道在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後世不能人授百畝之產而于兵則猶可為計也蓋兵極多不能加于古者一國之民而合天下未

闢之田亦不下于古者一國之地則欲為兵足食誠莫若屯田漢文帝時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民為兵也屯之一道也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而留步士萬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通羌人不得擾田者而蓄積日多此以兵屯化兵為農兵護農而農飽兵也屯之又一道也二者居屯法之大端矣蓋兵之氣欲其實不欲其驕明戚

繼光募兵惟農民許入行伍市井遊手盡驅去之故以戰則勝此即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遺意也不然養驕兵如養驕子筋柔骨脆稍或勞頓疾疢大作况望其蒙犯霜露跋履山川哉如是而欲其為我戰勝攻取不可得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無内顧之憂則其前也有力氣已勝也不然未行而先顧其家氣早餒矣贏三日糧而出其遞而輸者懸懸也氣更餒矣故兵之食足於官

不如其足於家也足於京不如其足於地也二者
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則兵與地相安唐韓重華
之營代北也東起振武西越雲州中極受降城凡
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此非為國守直為其家守非
為國戰直為其所食之田戰也視遣戍之與地不
習者相去遠矣且屯田則兵亦與農民為依諸葛
亮屯渭濵兵居民閒而百姓按堵鄧艾屯淮南北
農官民田阡陌相屬者四百餘里此在異國且然

況於寓内視客兵之與民不習者又遠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之開國則易行之繼世則難用之兵爭之時則易用之承平之久則難蓋耒耜雖勞視鋒鏑之危則安矣當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而予以所甚安誠有不待再計決者若承平則不然矣昔宋太宗欲行屯于河北東路以陳恕為營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不測因而卒止此非承平日

久必不可行之明驗歟然而陳恕之後何承矩亦為屯田使矣屯雄霸諸州當其時沮之者亦甚衆武臣旣恥于營葺而初年因旱霜不成議者益囂譁四起承矩不動不變卒以有成衆乃大服則又何也葢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知久遠之安惟偷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則大駭未幾而大使徒衆民樂赴功矣孑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為叢而爵自趨之為淵而魚自歸之欲行屯之

大計當先示以耕之小利密計天下可耕之地凡幾可使耕之兵凡幾但先募民之善農而無田者量給其飲食之費令其相度何處近水于稻為宜何處陸海黍稷為宜任其擇地之上者自行開墾不收其稅人見其收穫之利必有繼者不數年而此耕者已成富人則艷而效之者日益多且舉其率先而化導多者授以散職令焜燿于田所曰此以農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願耕者給以牛種且

教道之奬厲之頋耕者日益多然後舉所計度者官爲之疆界畀爲永業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元𫎇𫎇成法具在略可放行其後耕者即以先耕者爲之師如此則兵可化爲農又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使先耕者亦與兵同其射獵則農亦可化爲兵而兵與民之情膠固守望相友出入相助民之情亦與地膠固戰則同勝守則同强溥天皆王土即率土皆王民

舉天下若泰山而四維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即民信之至也

孟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少詹事臣裘曰修

臣謹按孟子經世之學備于七篇而樹桑一語凡三舉之以為王道在此以是知樹蓄非細務也而今日蠶桑之利止于吴越數郡即三楚之人葢有不知其務者至于北地更槪乎未之聞焉毋乃執拘墟者之見以為是葢非吾土之所宜乎夫孟子

之告于齊告于梁者其地非必東南也其説非空虛而不可徵諸事實也且稽之禹貢之書于兖州則曰桑土既蠶是知兖州之宜桑也于荆州則列元纁之貢是知荆州之宜桑也于青州則曰岱畎絲枲既有絲枲而青州之宜桑又可見矣若夫吴越則固禹貢揚州之域也揚州之文亦僅厥篚織貝一言而已則當其時揚州之桑固未必多于兖與荆青兖荆青三州之桑亦未必少于揚州也迺

今天下衣被之所頼皆仰給于吳越數郡此數郡絲帛之所出貿遷于遐邇其民待衣食于是者幾與田疇等而他處舉無之夫土田猶是也民人猶是也而地利物宜有盡有不盡則在乎人之講求之而已矣臣嘗論桑之性宜下隰亦宜高原宜曠野亦宜陿隘詩不云乎彼汾一方言采其桑是下濕可桑也阪有桑是高原可桑也降觀于桑是曠野可桑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陿隘

可桑也觀于詩而見魏之宜桑焉衛之宜桑焉秦之宜桑焉豳之宜桑焉魏禹貢兾州之域也衛禹貢兖州之域也秦與豳禹貢雍州之域也九州之地無不宜桑也豳風七月言蠶織尤著然則無地之不宜桑也審矣而又何所疑于南北哉臣又考坑冶之利皆起于後代證諸史冊漢唐之世民間有無相將多以粟帛而四方之貢獻閭閻之上供朝廷之頒賜率是物也是知昔人于此致力多而

施用廣夫農桑者衣食之大原前賢言本政必農桑互舉今天下有不耕之人然無不耕之土農事備矣而蠶桑獨曠焉缺焉雖祀事維隆禮儀畢舉而大河以北行數千里之地不聞繅絲作繭之聲非本計之得也今官隄種柳在在皆是或仿此行之于阡陌廬舍之間悉令樹以桑而以吴越善蠶者為之教課毋冀其速效而徐攷其成功用力不勞于民無擾由漸推之以及于遠或亦事之可行

者乎至于師古而不泥于古使良法美意行之而無所扞格此又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者矣

孟子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編修臣莊存與

朱子曰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臣謹按孟子此言誠富民之良法然不考之於古驗之於今則未知其言之必有效也所謂易其田疇者非闢草萊任土地之謂也有墾闢之名無墾闢之實則既治之田與弗治等是以聖人貴人力

之勤而不責土田之廣一夫百畝所受均也較其所獲上農與下農相差者四人則知係乎人而不係乎地矣欲盡人力以治地莫如代田之法此漢趙過所修后稷之遺教也一畝三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則根深而耐風與旱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謂是法也趙過以是法教田於三輔每田五頃用二牛三人民或少牛則以人輓犁相與換功共作一歲

之收多縵田畒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田五頃則增穀千斛矣此法簡易可行令出而民不擾法無便於此者也古者任地之法田以植穀宅以樹桑詩曰秕于桑田是也臣竊徵之經史傳記桑蠶之利北土為饒禹貢九州皆有貢篚而兖州特曰桑土既蠶七月之詩言蠶之桑蠶至詳且悉職方幷州之利布帛史記亦曰燕代田畜而事蠶迨及唐宋尚未之改北土宜桑明甚特未有以教之耳昔貢

禹欲罷鑄錢之官而以布帛為用夫布帛不可尺寸分裂交易非錢不行禹之論誠為矯枉過正然使布帛與錢幣並用如唐宋之時計絹為直令精粗廣狹皆有常式則行之無弊而桑蠶之利有不待勸而民爭趨之矣總之戶口日益而田不加多桑蠶之利興則八口之家無坐食之民城郭村落之間無荒棄不治之土而謂民不可使富蓋未有也臣嘗考歷代賦民之制稅斂之薄未有如我

朝者也古者什一而助謂之中正然尚有布縷力役之征軍旅田獵之賦今正供之外無餘征而尚未及於什一法更優於三代之盛時況自我

皇上臨御以來賑貸蠲恤動盈千萬復

特沛大惠普免天下正供錢糧停徵耗羨俾終歲不聞追呼之擾誠亘古未有之盛事也顧或者私家之租重於公賦則稅斂之薄足以厚富民不足以厚貧民夫財不在上則在下富民既裕貧民亦得資

其生豈必奪彼以與此哉其所以裒多益寡整齊流通而鼓舞不倦者固自有道焉臣嘗論今之業戶納正賦而收田租雖非食祿之人與古之有田祿者相類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蓋其恤民之厚治田之勤至於如此今也不窺畎畝坐而待收田事之利病農夫之休戚若罔聞知操其贏餘重困貧弱政令不能齊科條不能禁唯在順其情而導之耳宜開力田之科

設勸農之爵以齊之令民有能興修水利墾闢荒地著有成效及捐助穀石以備積儲假貸貧民不收羸利者酌其輕重酬之以爵定等威品列之制嚴冒濫矯偽之禁俾爵重而人知所勸夫官之與爵名實不同而人重之者法令使之然也官有定員爵無常額重爵以勸農則可以損有餘補不足而無曠官廢職之弊且以務農而受爵不可謂之僥倖也富民不私其財貧民不私其力畜積日豐

風俗日厚或亦富民之一術也

孝經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編修臣任端書

臣謹按天下有循其一端終身由之其效極於至廣而不可禦孰有加於孝弟乎哉其事為孩提之所知能其量必聖人而後能盡守之則為至德行之則為要道推而施之則為大順厚而積之則為太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自古帝王備

號隆美而化成天下者未有不由此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堯舜之聖至矣書稱帝德曰光被四表元德升聞其功業之崇盛蕩蕩巍巍莫可名頌而孟子與曹交言獨切指為孝弟此豈迂言乎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足以備陰陽剛柔之理而總括乎中和位育之全然仁之實事親而已義之實從兄而已故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記曰禮樂備而天地官禮主於敬樂主於

和至愛則大樂之所以與天地同和也至敬則大禮之所以與天地同節也是故一言孝弟而格幽明洽遠邇胥統諸此矣且夫王者之孝與庶人異彼庶人者服勤就養奉意承志供子職而已王者承天地之重大奉宗廟之尊嚴非合萬國之懽心不可以薦馨非極四海而備養不可言孝思是故受社稷之付託則思保而固之念祖宗之艱難則思敬而承之思身為九族百官臣民兆庶所瞻視

則當躬先而導帥之是以親耕祈穀所以供粢盛也郊社禘嘗所以明報本也雞鳴問寢三朝侍膳所以昭不匱之節也宗祀明堂配以嚴父所以顯功德之隆也敬所尊而愛所親所以推祖考之意藹藹蒸蒸延及無窮也至於誠和萬民仁育萬物莫不本此纒綿悱惻以將之以求極乎其量盖不如是固無以言乎其至而稱聖人之盛德也臣嘗讀禮於文王世子見夙夜之純心焉於詩下武見

武王之所以配命焉於昊天有成命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見成王之引賢以自輔與其所以修身焉夫三代之隆至周而極顧推其致此之由亦無不本之於孝弟故其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能繼美先王之德以受天之祐也又曰昭兹来許繩其祖武言成王能光大文謨武烈以基天成命也故其時禮樂興刑罰措天下之大人民之衆欣欣和樂相與篤於恭敬慈愛而天地神明亦

因錫以鴻嘉之慶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太和之符孝弟之至自然之應也夫孝庸德也一人修之於身而其效通乎神明之幽光乎四海之大

上觀唐虞之所以盛與文武成王之永祚於久長則所謂至德要道大順太和者豈不信然矣哉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